

四書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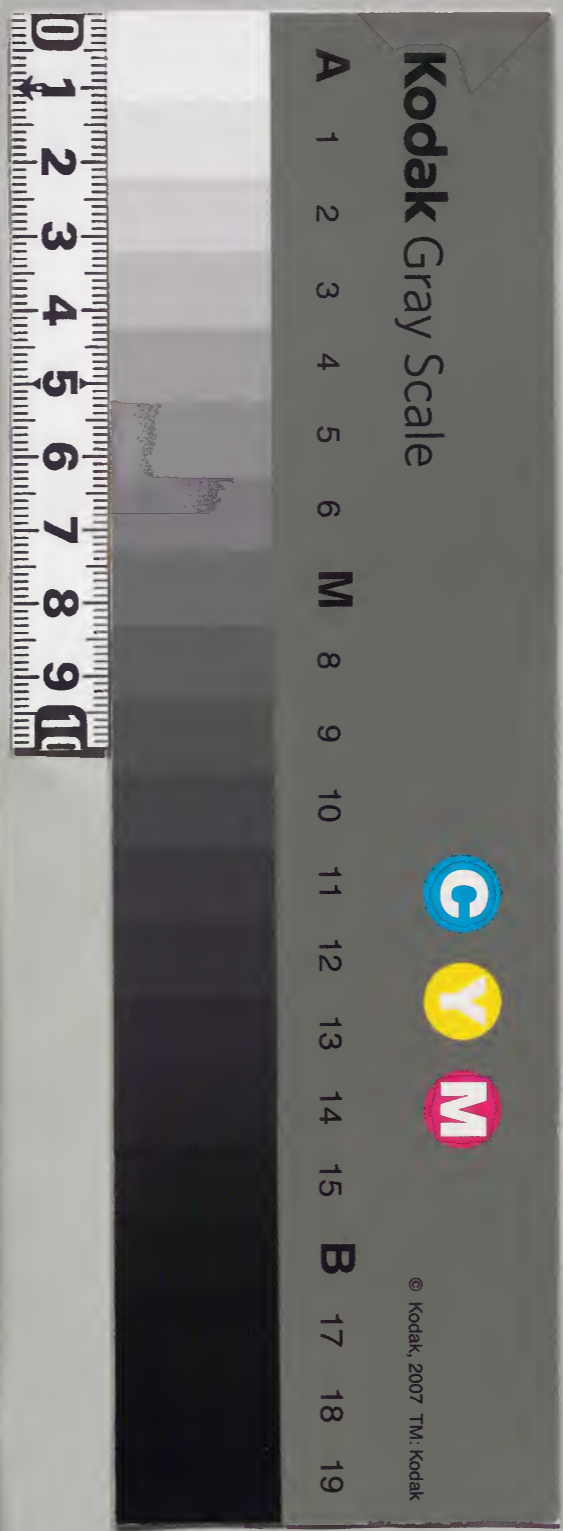
論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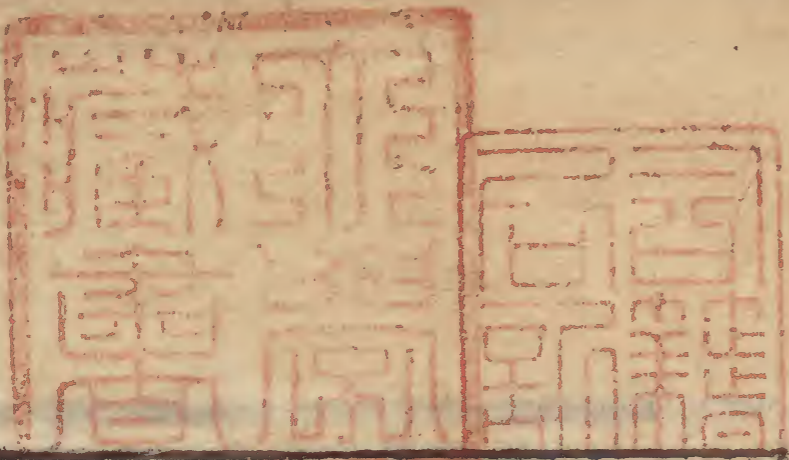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九二八
二一三〇

漢書門
五九二八
二一三〇
冊架函號類

五九二八
二一三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28
冊數	21 (8)
函號	277 40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

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温厲申

天記聖人容貌。少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桓。魁。章。慶。周。公。章。用舍。行。歲。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去好

漢草文庫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大**
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
 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
 傳先主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
 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

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

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

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

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

聖之太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

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子

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

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

命語心卷

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魯來是焉。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信。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且信地。信之者雖知有簡理。信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述而作也。○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主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

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嘗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為一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知如仁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而不作。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於我哉

識音志心
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宋子曰非

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

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

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

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者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

門之學。以沈

潛淵默為本。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

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

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文。○通者其功

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

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顛

悟之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

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

辭也。宋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

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

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

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

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

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

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

時時省察我還能否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

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

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

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

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謙

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入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 德必脩而後成

龜齋黃氏曰 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

善也。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時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朱子曰 脩德是本。如有害入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礪。勿令中間斷。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味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令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

論語卷之七

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
 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
 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下
 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脩德
 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即是講學
 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
 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
 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
 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
 否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從從而從
 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
 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
 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
 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
 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
 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欲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
 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
 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
 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
 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
 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
 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
 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
 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
 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
 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
 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
 不此之務可無憂乎○與峯胡氏曰德必脩
 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
 尹氏以為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

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徒義改不善。脩德之條。自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徒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音閑暇無事之時。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胡氏曰。中有展布之意。天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

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

至一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

容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反。

非下同。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

氣。正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

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馬。燕居非鞠躬如也。不

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取踏舞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示子曰。申申。是宣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慈也。所謂色愉。

論語上卷

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
及接人又不然。問申夫。八。聖人得於天
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
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
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頽。稱嚴肅則可。不
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
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然樂
○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
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
不可取。○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
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
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
遂其舒緩。而無迫速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
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大夫。聖人燕居容
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
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

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
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然也。

○子曰。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

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

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

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

久不復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程

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夫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拾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為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

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可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止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亦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畫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焉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

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與其證兆自是懸地○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日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心身分之雖味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

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必無老少之異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

○子曰志於道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孝事

君必愛忠以事兄而象與朋友交而信皆
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
曰道猶路也故適字此岐字皆自路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
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
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
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
新之功矣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
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
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
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

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其
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
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
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
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
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
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
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取仁山金氏曰
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
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
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
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
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
况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饒峯
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
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德字

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此一行者
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
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
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
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梁子曰依如依乎中
之意此心常存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
而然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
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
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

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
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
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
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何
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
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
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
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氏曰
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
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弛可謂知所
嚮矣仁則歸宿之地
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
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

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藝則禮樂之文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

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而涵泳從七容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徳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徳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飮而忽不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宋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志於地。不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著。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

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以上三句，猶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未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肯藝之功，固在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

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達，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聞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以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無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

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求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最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要，心致志取，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未言之，而朱子復以

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知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文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若。不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

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首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廣矣。○編考。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一閒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反。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

為禮。禮，曲禮下。凡擊。與。擊。同。天子。恩。諸侯。圭。

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費。匹。鄭氏曰。

木。匹。而。擊。也。童子。委。擊。而。退。擊。之。言。至。也。

子。委。擊。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

擊。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恰。東。脩。其。至。

非。輔。也。婦。人。之。擊。棋。棊。脯。脩。棊。栗。東。脩。其。至。

薄。者。曰。束。脩。之。間。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蓋。

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境。中。

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費。

也。然。此。蓋。為。薄。故。云。至。薄。○。鄭。氏。曰。此。禮。

之。薄。者。厚。則。自。玉。角。之。類。故。云。以。上。以。息。之。

○。齊。氏。曰。漢。諸。主。致。禮。於。蓋。人。之。有。生。同。其。

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其。

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

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故苟以。

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東脩始相見之。

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

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

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

恐不應於此。遠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

人之有生。同其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

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

曷嘗不欲啓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

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費而。

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

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已。但聖人之心。其。

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

爾其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

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非然憤者鬱鬱之意

而不能言自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

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之

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

證之義復再告也

難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此則其進也勇因而啓

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

教者有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

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

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朱子曰悱非全

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

口欲言而未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舉一

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

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者夫子所以不

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

論語

卷

平隅聖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
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
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言而推上章已
類者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
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過於色辭者也
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以三隅反乃復告爾
宋子曰憤悱便是誠意
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

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
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

時節欲發生未發之際却欠了此子雨忽

然得這此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莊之取必待憤悱

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

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

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厚齋馮氏曰檀

幾平於聖人故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
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繫於己爾。○朱子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
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
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
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
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
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
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
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
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
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
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慳已所謂不得已

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
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
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
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
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截他一
身然截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貝寶貝攬
去則許多物便都截了眾人便沒許多大力量
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繫累救世之心
雖切然得便做便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
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截
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
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
但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有許大本領則
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

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空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齊則行。濂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下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薄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察身

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世惟顏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當就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繫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一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

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其所施行之事謂之截必有其所留截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任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

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懼謂

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

而教之下三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

事蓋人國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

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

○子行三軍則誰與真作相與之與非許與

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審○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僥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懼而恐懼也成其謀則

不妄動不取取於事必有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故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好藏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語於此子路雖非有

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於行三軍為問
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載
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扶音不謀
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是安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
此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取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
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
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取。言使其於義而不可求，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之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也。皆反。

齊之為言，齊。

如下字。

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

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為言。

齊也。齊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齊，以致齊者也。

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

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

不謹也。揚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東子饋藥，未定不敢嘗，觀此則其慎。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

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特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

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新安陳氏曰學之

忘味之久否則三月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

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

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而不覺其歎息之

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

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

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字

不知如何今正好者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

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

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是忘休了

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名

不是真箇九十月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

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聽而

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

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

闡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

死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

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

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

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是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入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三月間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韶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傾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博載之德。當時

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趣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尊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也。李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其

最後數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

○冥氏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

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

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

聞韶句三月一

讀不知肉味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苦怪 贖五怪公薨而國人立蒯贖之子輒於

是晉納蒯贖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

蒯贖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

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

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

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
食周粟云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怨
在河東中府河東縣來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君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
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
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
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

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
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
知汝問非也禮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
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
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蓋伯夷以父
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
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峯饒
氏曰兼
此兩句方盡義
得仁字盡
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
猶散蹤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

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問二子

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宋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雖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崩殯與輓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崩殯欲入子，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子不知，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野立之。斯為得正，輓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

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輓之拒崩殯，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安」字，便見夷齊全無入人心天理於心。安矣。輓之拒。○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

陳氏

曰兼諫伐言所以。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廣其不悔之實。夫子曰若使子貢當。輒也。時經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實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剛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或美玉。真絕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然乎。曰。此又一番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慈

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乎。曰。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恰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德地。若不德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備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隙。孔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

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
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
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
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
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
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味為甚得罪於天理
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
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
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
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
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愛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
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前
饋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
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
於天主下不受命於君父又其可以擅有

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論而世
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父子也
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大倫也三才之所以立
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
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言者生
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
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
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
仁知輒為各教之所不仁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去聲樂
音洛

論語卷之七
十三

飯食之也。疏食，糲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

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爲困

極，聖人樂無不在。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

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采子曰：聖人

不昭微，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天理。

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

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

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

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

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

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

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

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采子曰：聖人之心

無時不樂，如元氣

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

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輕重於其

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

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

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

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

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

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恣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頴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曾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箪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

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分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頴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子所以誘顏子。所以學孔子之工夫。於顏子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所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及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東陽許氏曰。孔頴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

味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
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
樂者以此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天私也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
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
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存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七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大名府元城人
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七作卒蓋加假聲相
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按

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

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一言讀易章句編
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
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也故可以無大過蓋
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
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朱子曰
聖人

生學問未嘗不說無過。至此境界方一言無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坤。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復霜有堅冰。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天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能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

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命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倪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復于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下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

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
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
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
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
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
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
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
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
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
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
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
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
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
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

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護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
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
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
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
口說得底。惟禮要

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詠屬知。執守屬行。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

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下言而自得之。謝氏曰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貫詩書禮樂

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

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

事の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遵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厘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群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上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陳氏曰楚子僭王其臣皆僭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

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

未易去聲名ケ言者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六則

子路自難以下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

是二者倪焉日有孳孳音而不知年數之不

足但自言其好去聲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

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樂道而行中道而

廢亡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

有孳孳斃而後已○葉子曰聖人未必有未

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

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

樂循環代至悲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

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

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

下句而亦不見聖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

天子之有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真要

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

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

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

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厭教

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

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

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

○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

憂更無此小繫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

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

人縱如何發憤也有此無緊要心在雖如何

樂終有此繫累乎其中不然天不尤人樂天

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

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

契合○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惹不著這兩

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

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樂公不知聖

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

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

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
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
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
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
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
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蓋不知老
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
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

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

知者義理爾若夫扶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

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宋子曰聖人此

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

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

為說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

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知

乎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
回天縱之粹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
聖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下
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
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
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學時要無所

不學。理會時知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得哉！
○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足，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念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

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

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以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

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語人。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表神而出之。○謝

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

道而不語政，語藝而不語兵，語

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夫子於

乾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春秋經災異及之則於二者必有訓戒為於神則論其所以曉當世之感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亂入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感而實不外乎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非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爾軒張氏曰聖人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在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效德語亂則損志語神

則感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其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入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爾氏曰察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惡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折紀皆悖亂非常之事爾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

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采子曰人若以自循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

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及發吾義理之正善者

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師也

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

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

則皆當改便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

外之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

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尹氏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

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和曰尹氏以見賢思

齊可也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

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

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雷徒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也出於桓公故又稱

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

之德則桓魋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害宋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夥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雕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疑遣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間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

熱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遇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夫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發與不可知之辭道之我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

論語仁卷

四十一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

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

漢書王莽傳云日新其德曾推素多則其

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一二子處

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

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

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

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

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第

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

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

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資庸下

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去

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

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

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乎發於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

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

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

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

論語卷之七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

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

二一三子處須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一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

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

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資庸下

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

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

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少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取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

論語七卷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以爲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竭其資。之高下而有異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覓之。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又邪。呂氏

回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靜俯仰視聽類笑警效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高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無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

對這道理也在裏面。鹿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類然在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存。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觀是立之一言則知夫子乎白樂用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白夫子乎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龜。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

篇是門人有得於此
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

本也朱子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

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

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

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

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

親是如此事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

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

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

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若
若不理解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
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
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
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
以四教何以有文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
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
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
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第而使
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
被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
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
類者多要人逐處仔細得○西山真氏曰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備

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頭處。尚未能行。况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又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

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

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曰善人是資質

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味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只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六讀下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

也。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約是就用度

說。○**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

者以質言

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

愚謂

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宋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取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魯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子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

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皆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罕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者。能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有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貧寡醜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法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

恒者其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
可幾。有恒而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
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在約而以為
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
未能有恒。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為
有。虛為盈。約為泰。二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
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
其有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
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
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震源輔氏曰。
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
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為
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以學。然其資質之
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
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
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

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間與。自有恒而入學。而
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
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闢與乎。
未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
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幾焉。
通考董氏彙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
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
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
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嘆人才
之不多。是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
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
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
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
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
○子鈞而不綱。不射宿。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音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

繫突而射也宿宿鳥勿斬能氏曰多能○洪

氏曰孔子少聲去貧賤為養並去與祭或不得

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

出其不意宿射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

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

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

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

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

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爾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嗣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厚齋馮氏曰

豈不知而作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

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子

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

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着○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用所做事○只是做事又曰聞見太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下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真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着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豈有不

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
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
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
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
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
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
矣學于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傳
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
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
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
周之禮有善設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設輅
周冕及制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
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
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
次也蓋

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駁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
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絜已
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絜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
其進也之前絜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
人絜已而來但許其能自絜耳固不能保其

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以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何意。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爾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與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

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入繫已。以進則當與其繫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功。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馬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

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
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
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求至之意。曰昔
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身外而至。如易言來
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
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
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
一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
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
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
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照鏡。看得道理。自
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
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
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
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
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

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
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
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
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
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
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
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
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
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曉人斯其惟皇之極之
斯。即此字。
字點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
註。陳楚各司寇。

為司昭公魯君名稠音壽習於威儀之節當時

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各施魯人司敗揖而進

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

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

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

猶法夫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齊

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

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

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

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

何人謂之春秋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

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

者當時譏誦之語也○新安陳氏曰

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

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

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

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

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

又司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

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

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

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

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
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怒於吳若昭
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
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察情即有
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
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
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
及至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
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
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
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
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
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謀者
臣子之私是非若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
期可謂兩盡其肯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
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

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
 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
 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
 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
 哉。○董氏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
 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
 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
 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
 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

方令其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
 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
 得其好。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
 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
 ○慶源輔氏曰。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
 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
 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
 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詩與樂勸之。此見聖人
 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讀者宜詳味之。○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
 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

論語卷之七
莫得與詩如此其設終謹審可知也然若不
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也之能以掩
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
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
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能掩其善也然此亦
聖人勸容周旋自然中而非有意於為之也
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海翁
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掩既善
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善既復彰其善
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
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
意忠細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
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密
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
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

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入而尚可以及入未
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去聲 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
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
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

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

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

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是不言言文則吾與人一

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稽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且未能一焉之意

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

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

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

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

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

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

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

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

過者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此文不在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

入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

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

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

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亨人之道曰仁

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

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

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宋子曰他也不能言。說仁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見皆不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外乎知行。

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晁黼氏曰 各說之字以當時有稱夫子聖且道清豐人

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宋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

論語

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
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忠地
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
化之之謂聖若大而味化之只可謂之仁此
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
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
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
仁天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
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
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
者所能效也○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
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
前章是說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
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以第

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一
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
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
執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
而述其行去聲下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
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
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止不謂天
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



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
 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無其理則不必禱
 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
 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
 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立之禱久矣問聖人
 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
 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
 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有居惟
 味其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
 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
 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
 往者疾病時嘗禱爾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
 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

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
 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
 而言蓋不又古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
 禱之禱也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
 情五祀博言之土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
 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
 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
 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
 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
 禱敬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
 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
 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請於鬼神以苟須臾

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一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失諸理而不存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知。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立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特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容捨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誅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立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

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逃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立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震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簡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顧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煩龜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舉胡氏曰。禱。即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神之有無。不必以子路之言。遂謂禱為有要之鬼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大

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時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後陋之害止此而巳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問奢則不孫。宋子曰纓奢便是不孫。他弊也。自是不敢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意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

止之事只是有誇張後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

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張氏曰正己而小人

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

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

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

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

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各

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

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

鮮，有不備。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

聲。上，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備。惟聖人全體渾

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氣

質而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於容貌之間者

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

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温。○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次。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嚴然有威之可畏，而不可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温

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
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擬中則有當如
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
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
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
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
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
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
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
須勉強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
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
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
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
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
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
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

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
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
恭而安恭者嚴威嚴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
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
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門人熟察
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

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
聲去

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去者不能記慶源
輔氏

曰用心不密則見其
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
溫不暴其厲餘皆然

學者所宜反復
方服而玩心也
問此章是總
言聖人容貌
卿黨是逐事上說不
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
上三看通考勿軒熊氏曰
以其發見者言溫者

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欽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而語之亦正其大德之心也夫德者心之發也心正則德立德立則教行教行則民化民化則天下歸之矣此所謂德教之化民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王之王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

極無以復反扶又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曰古

論語

人辭讓以三為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
三辭為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
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遂
則賜本文作終。以天下。遂於事理為通。蓋王
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
敵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殷荆吳以讓
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
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作而文
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
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
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
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
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
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
於經文三
讓字親切。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

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
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
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傳云。至

于太王。夫始翦商。恐非推本得天下之由。如
此。采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
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
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
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
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且太王迂岐
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毀道。中興者
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祀而生文
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
哉。况太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商之時。

而今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
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軒熊氏曰詩言
天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亦
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
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
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天以天下
讓也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
與仲雍逃之荆蠻漢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
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
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
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
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以泰伯之德當商

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

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

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
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

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
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
之際不可露形亦只得不分明且去某書
謂太玉有疾泰伯采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

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
泰伯採藥荆蠻而

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

而為之豈不足以為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

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推焉。泰

伯不從事見反。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

本號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

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

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典。王業者

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如指。古公病。二人

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

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

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林其

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

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讓楚。故通號吳越之

地。為荆。及北。入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

好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

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

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酒言於越。吳

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

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季歷不受。故云泰

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

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

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

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

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

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

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

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

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

不失其正也。○大主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

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載然不可犯。是

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
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
悖，乃善。○論語兩欄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
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
而論。而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
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為
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
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
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
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舉矣。此其德
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
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
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
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
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

去之，不為狗。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不
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
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
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
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
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
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
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
為也。他日開秘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
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
篡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
傳之。李歷不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與仲弟
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
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
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迭
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筆

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其一事而高之石山金氏曰王文憲謂即其一事而高之此章用古詩修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臯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味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禮政諸此可也然魯頌稱前商文公謂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無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

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蕙若合當勇後勇則不

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節已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

偷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雲峯胡氏曰君

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上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

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

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者有之是謂憚勇

而過則犯以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証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

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張子曰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

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

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

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

說近是。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是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處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扶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

毀傷。見孝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

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

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

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新安

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

而又呼扶夫之，以致反復。方服丁寧之意，其警

之也深矣。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註示門人

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程子曰：君子保其

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君子

身以沒為去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

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

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

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

虧其行聲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

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餘意形體固全受德

謂之全歸尤為厚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

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

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宋子

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

齋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

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

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

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此是尋常奉事而

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

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

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器不檢點便差

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恇

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兩軒張

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贊下

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

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

論語

卷八

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其言而不觀其躬，而
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觀其
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曾子嘗曰：仁以為
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

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

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此曾子之謙辭。欲

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

肆也。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狼戾，固

是暴。猥不温恭亦暴。信實也。正顏色而
肆固是慢。猥急緩亦是慢。信實也。正顏色而
近信則非色莊也。采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
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後顏色而
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恣地。而中
不恣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
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自然。便是與信遠
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
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言辭
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音佩
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
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
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
思蓋綠顏色亦有假做恣地。而內實不然者。
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為不得。邊竹豆。木豆。新安陳氏
說：邊成。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新
之屬。豆成。菹醢之屬。陳氏曰：此語甚闊。邊
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
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
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

非君子之所重矣

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

氣如修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曰遠○宋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天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辭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遠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愈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愈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愈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邊豆之事非是說置

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序文為一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止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邊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如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其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

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
盡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
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
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
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邊豆之事則道
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
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
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
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
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
已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
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
曰此章重在貴字上焦註舊本則平時涵養
之說也改本則臨事特守之說也舊說雖有
根源即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
而目下則疎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顯

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自今
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
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
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
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
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
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
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
禮有蓬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
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
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
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
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
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
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修身之本而
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

論語

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
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
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
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
二字。下示學者之不可謂備矣。人抵孔門論
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言色。無時不
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
只默坐存想。已足正顏色矣。
程子曰動容
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
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
遠立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
端

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

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

意。則但欲其在於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
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
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
不立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
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
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
乎。此曾子將死下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
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一
見於擅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
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
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
語。不誠不敬。豈能使其萬一哉。**通旨**朱氏公

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皆祭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工夫而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

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皆為輩行父之執

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知義

理之無窮該以能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

而不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

於不能采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

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能

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

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

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

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日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

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

有餘在已不足在人

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不必

得為在已失為在人

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非幾

平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

去壓人却尚有箇人

與我相對在聖人便知

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

非與天同量者不能

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

正在此故策曰嘗從事於斯

非謂已能爾也

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

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

舍已從人好察濶言用中於民必無言之惟

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

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

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

校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

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

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

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

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

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

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宋子曰託孤寄命有才有能之臨木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斷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物竊而後死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與疑爵也

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宋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難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

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兩句難。譬如
說有敵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敵有為臨
天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新安陳氏曰既
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
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
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
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

君子矣

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

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
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貴上二句說惟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
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
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
搶攘人心推九猶能保輔勿孤而安其社稷
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

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
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宋子曰此
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
真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魚既強

忍也

新安陳氏曰強則執守之毅反魚既強

下能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宋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

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
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
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令人
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

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
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可弘若弘底人便
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吝包容之中
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
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
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
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
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
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
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
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急者
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勿齋程氏
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
足以致遠是之謂毅○仁山金氏曰曾子本
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擔子重而道
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道遠

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
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一條程叔子之言正說
此意無規矩隘隱乃取伯子之言
增入又說以盡王夫交進之詳爾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

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謂遠矣陳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

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
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可
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
重勉之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論須要實去驗而

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息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已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有二，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直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

猶戰兢而不已。易簧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是寬以

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

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貫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

正鄭衛之淫奔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知詩辭明白而

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

復翻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

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

立於禮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

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

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

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

既有所為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

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可以固人

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

肌膚之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運新安

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故學者之中所以能直

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

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

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寧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路焉則足踐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唱送和去以為歌舞

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者以其最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以生其數七十一屬益者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一

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統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黃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鍾鏞此八音也○宋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夾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宮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木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尺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

籥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緊下。而商角
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
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
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緊
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可以養
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
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
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絕熟者。皆消融而
無。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
孟子曰。仁在
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新安陳氏
曰。此字指

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
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
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
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
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
歌此而也。舞者舞此而也。所以聽之可以
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五禮工夫。然後
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以成
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
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
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
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益
親。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
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

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五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重入學四十而仕則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為舞。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足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大史公所謂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本。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

律。更唱迭和。而以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渣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淨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又焉則自短之。○真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革。華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節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二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

○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孰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其始始馬中馬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
○行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之而有得也詩禮樂為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下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

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又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

間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其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繼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考**勿齋程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

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

矣時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扶古

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

而不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

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

灑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

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

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

所以養其自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
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
結人真箇學
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
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
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宋子曰古樂既
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
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
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
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
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樂
樂書則盡佚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
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

雜以夷狄之聲而已。禮足以蕩人心。樂足以
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存而禮樂之理
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
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
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
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
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
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
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
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
畫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
所以成材之難。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
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
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

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曰。宋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與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

其所以然也。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至於

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撥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詳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潛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

謂民之秉彜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由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

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辨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也。豈聖人之心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

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豈號與君亮曰京栗也。云云。子也。朝三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素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

皆猶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軟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欺之，不可欺，以欺之，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

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惟疾之甚，必至于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甚，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

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速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舜，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

通旨 宋子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乎。

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
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
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逆諸
凶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不
學之言所以並
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枝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音也

○家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張

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
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

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

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

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

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

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

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立正位

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

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亦美

則驕吝容
或有之
○文曰驕氣盈吝氣歉反
愚謂驕

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

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

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連也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其言驕吝之不可也

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

且各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

要去驕入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

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無

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

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謙於實而

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

我則謂我有作無便是要驕人為是

所以吝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

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

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

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

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

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

位而德善味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

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

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

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

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換廣大而不吝矣不吝

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大之

資以矜其所以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者為

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

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

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窮其

其兼當先技
其根可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

此之人不易得也

宋子曰此處辭不至作志

通海○慶源輔氏曰後

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

○楊氏曰雖子張

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

學而不至於穀直不易得也

好去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

宋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

欲善其事之善又加善吾生

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

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

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

道者好學之功

宋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

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能好學者不好

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

論語

卷

比于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幾能至死不變更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
節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

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宋子曰未仕在外則不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
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為難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宋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

如天將曉雖昧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
不此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昧甚暗然自
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特須見幾
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
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
道篤必能當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
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
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
天下無道則無適
而可惟有利隱而也

世治而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行
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
不失義若或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
為有士矣○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
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
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
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就之義潔出處之分

全德也

熊氏曰學者先須辯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
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

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老邦而入。亂邦而君。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采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曰。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當且貴焉。恥也。此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為賢。非所以為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

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告乃
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

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故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下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察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遺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

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

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大師而下入河

踏海曲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宋子曰自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亂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

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

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若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

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

論語

卷十五

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擊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矣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擊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通首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慥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

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慥慥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鮮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安陳氏曰狂侗慥慥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蘇氏曰天之不脅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

善矣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安

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馴熟此有是病而無是

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

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

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不

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

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

天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

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

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

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

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

動恁恁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

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說

侗恁恁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願

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

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疎

苟勇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保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

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

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安

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
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
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攢水上船之追前船不
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
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
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
者恐其反也。

○程子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

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

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

所以學焉愛日不倦而競尺一寸之陰也。

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

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

日便緩便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

位為樂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

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

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

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與是物各位物順天

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

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

大凡人有得此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

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

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

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

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

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深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煥

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

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

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

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

然煥然而已。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

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物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

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土，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真廷之臣五人，其

尤也。通考曰：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

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苟

亂猶治，治謂之亂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通考曰：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字

正與集註合。亂字從瓜，從系，從手，取以手理之，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心，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心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為煩亂。

乃通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實照

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於召反散宜生、南宮

造其一人謂文母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主妃太妃也

詩曰亦古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

也武王后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

德者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通考 真氏程曰唐虞至為盛作一

大辨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真氏程曰上係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

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

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西山真氏曰聖賢言

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有而驕吝小

有才有而昧聞大道是也才者以有聖賢謂忠

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

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

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

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取才本於德

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

於德雖其才不可喜不若小人也唐虞堯舜有

矢下之號

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

後升帝位遂以為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

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句恐將舜禹臣
五人，一有以關了。宋子曰：寧將上，一有以存在。這
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
今。尚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
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
唐虞交會間，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
人，才之盛，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有
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
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
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
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
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
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地間真元會合之運。與古而僅兩見者也。五
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
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
人。豈五人之外無乎乎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

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豫徐揚也惟青兗

冀尚屬紂耳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右

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
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

青在翼之東屬紂可知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
知若徐揚則未有考代商天與之入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
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又文王之德
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
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二四
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
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
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
少但卒其伐功取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
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

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
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二未忍輕去臣
佐以商之先主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
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
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取若則安得謂之
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
取之之心而紂周有後心武王灼見天命人
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
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
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齊馮氏曰不
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纘商文王三分有三
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
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為各
分言微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味盡首
非微指微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

者即其下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短音三分以下別以孔子白起之而自為

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是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虛詞。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

云致孝必廟焉而人下鬼神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

為之。宋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

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

得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

旱潦者音也。或問溝洫之制。宋子曰見於周

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

澆畝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

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



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

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

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

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

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

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

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

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

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

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論語集註

